

瀚海寻梦

——追忆冯其庸先生

丁和



冯其庸在罗布泊（丁和摄）

2007年成立，并得到中央拨付的研究资金一千万元。这是冯老对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又一功德。

冯老晚年痴迷西部文化、丝绸之路和玄奘取经之路。他以摄影为工具，记录和展现了他的学术研究，出版多本大型摄影图记。虽不是专业摄影，他的图片却别有内涵，有的有着水墨般的意境，有的透露出磅礴大气之势。这一切都是建筑在真实反映被摄物现状的基础上，考实为主，兼有抒怀。他的摄影作品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，取景、用光，展现了其毕生研究的独特视野和思想总结。这是几千张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珍贵影像！所以我说，冯老是文人摄影，学术专题摄影的范例！

有缘结识冯老，也是由于我的西域摄影作品吸引了冯老的目光，获得了他的赞许。他丝毫不因他的大家身份而高高在上，而是着意提携我这个学术门外汉。在他的指点和不断鼓励之下，我一步步走上了西域文化摄影之路。在2006年，他向央视力荐，硬是为我争取了一个重走玄奘之路的名额。在冯老不遗余力的帮助下，我做出了《流沙梦痕》《玄奘取经之路》《德藏新疆壁画》《古代龟兹石窟壁画》等专题。犹记得2007年，见我已经在西域文化摄影上小有成绩的冯老，把我的《玄奘取经之路》展览极力推荐给北京首都博物馆，为我一手操办了影展的重要事项。以致开展前几天，他累到神志恍惚，住进了医院里。冯老对我辈晚生的关爱和支持，这点点滴滴的恩情，终身铭刻我心。其实，这何尝不是冯老对于西域历史文化、对玄奘精神的宣扬传播作出的鞠躬尽瘁的奉献！

记得去年十二月初我在北京参加全国代代会，抽了空去305医院探望病中的冯老，好像还是昨天的事。未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相见。冯老精神欠佳却兴致甚浓地说着他最近正在做的文章。提到我2016年在中华艺术宫的古代龟兹石窟壁画展览，他很激动。他为我始终不懈地拍摄西域而感到欣慰，为我的每一件成就感到由衷高兴。他推脱自己的功劳，反复说：“这是你自己的努力和创造。”他还关切询问着上海的一些老友近况，让我代他问好。我在床前紧握他的双手，忆起往昔，二人感动得几近落泪。

短短一个多月之后，冯老匆匆驾鹤离去，留下他的学术精神和无数的著作，留下他对祖国山川土地，对于国学的热爱，也带走了他未完的西域梦……他说：“将来如果我身体好，我还要去楼兰，走走帕米尔到和田的路，把玄奘取经之路真正走完。”此刻，想必冯老是在继续寻梦西域的旅途上了吧。

2017年2月7日于甘南

陆机第二次北上洛阳，是当时文人圈的一件大事，流传着“二陆入洛，三张减价”的佳话。可是陆机心里对这次北上做官不情不愿，甚至可说是非常压抑的。他的《赴洛道中》其云：“借问子何之，世网婴我身。”好比鸟儿入了罗网，再也不能脱身。看来他确实不想去当这个官，所以才会“伫立望故乡，顾影凄自怜”。一路之上，月明星稀，猛虎在深谷中咆哮，哀风拂过呜咽的河流，离群的野兽在不远处奔跑，他只能“抚枕不能寐，振衣独长想”。清人吴琬说：“想”字愁极”，那么“想”的究竟是什么呢？他心里有个结，太康元年（280）的平吴之役，他的兄长陆晏、陆景双双殉难，他自己也很有可能在乐乡被杜预俘获，并被押解入洛（一说寿阳）。亡国的悲哀或许容易忘记，亲人的死亡带来的悲伤恐怕更长久些吧，然而他还是孤单地上路了。他担心的自然不是文采辞藻，也不是自己的才能，而是如何跟新朝打交道，是否能够融入洛下的名士圈子；当然，也许还有一份野心，想借着这个机会重振家声。

吴地的学风，与中原有很大的不同。中原早已迎来了正始、竹林名士清谈的玄学高峰，而吴地拘守的还是汉代经学传统，要想跟这些中原佬搭上话，不能不补补玄学的课。《异苑》说陆机北上途中遇到一位美少年，“置《易》投筮，与机言论，甚得玄微”，后来才发现那是王弼的鬼魂。也有的书上说遇鬼的是陆云，不管陆机还是陆云，这个故事暗示了陆氏兄弟曾为玄学做过准备。

《晋书》说陆机“伏膺儒术，非礼不动”，葛洪也说他“深嫉文士放荡流通”，“不为虚诞之言”，而“虚诞”正是玄学和中原士人的风气。所以陆机对洛下名士的所作所为，并不能很好地理解。有一回，陆机的恩师、中书令张华让他去拜见刘道真，刘正在守丧，估计是像阮籍一样边守丧，边饮酒，寒暄完

笔会

回音壁

那些合情合理的英雄好汉们

——也谈听书

陈斌

读了“笔会”年前刊发的《听书》一文，不禁想起自己的听书经历。我与此文作者相似之处颇多：年龄相仿；同样从小爱听书；同样喜欢北方评书、扬州评话……不过，不同之处也不少。最大的不同在于，我更喜欢他未提及的苏州评话。

最早接触苏州评话是很小的时候，在一户亲戚家，他们的收音机整天开着，偶然就听到说书先生用苏州话说，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扮了奶头山许大马棒手下伺马副官胡彪，混上匪巢威虎山……真胡彪也上山后，威虎山匪首坐山雕吃不准谁真谁假，想出一法，把许大马棒的马牵上来，看马走向谁，谁就是真胡彪。这段故事前所未闻，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就是苏州评话，俗称大书。《真假胡彪》这一段，其中的情节不但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没有，而且原著《林海雪原》也没有。现在虽然已记不得这段大书是哪位（或哪几位）先生说的，但书中描绘那匹马如何展开“思想斗争”，是走向新主人（杨子荣），还是走向老主人（真胡彪），可谓记忆犹新。苏州评话讲理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当时，我家也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，但是不常开，因为老人一怕费电，二怕小孩子弄坏这一“金贵”的家电。通过收音机听书，属于“奢侈”享受，所以借书看一度就成了我的主要消遣方式。较早看的小说里面，就有曲艺史学家陈汝衡先生修订的《说唐》。一说起《说唐》中的好汉榜，肯定好多人都津津乐道：第一条好汉李元霸，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……第十二条好汉新文礼，第十六条好汉秦琼，第十八条好汉单雄信。津津乐道之余，我会纠结于一些问题：第一条好汉与第二条好汉的武功差距为何这么大？第

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七条好汉又是谁？有时会无端猜疑，是否陈先生删除了相关文字？有时则会想，也许苏州评话能提供比较合理的答案。

后来听说电台“广播书场”每日连播苏州评话名家吴子安先生所说的《隋唐》选段《金殿比武》，讲李元霸与宇文成都过招，我就试图从中找答案。做道家里老人的“思想工作”后，坚持天天收听，终于听到了吴先生的解释：“《隋唐》好汉有老辈十三条、小辈十三条、野辈十三条；李元霸是小辈第一条好汉、宇文成都是小辈第二条好汉；两人本事相差这么大，是因为三个第一条好汉中李元霸“顶狠”，三个第二条好汉中宇文成都“最饭桶”。这样的解释还是令人信服的，唯一遗憾的是，未闻好汉的全名单，就听到吴先生宣布“暂告一个段落”。我还以为“暂告一个段落”类似篮球场上的暂停，便依旧每晚蹲守在收音机前，等待“暂停”的结束。结果没想到，好长好长时间之后才等来那好汉的全名单。更没想到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听苏州评话、苏州弹词上了瘾。

随着刘兰芳在电台开讲《岳飞传》，北方评书逐渐在全国流行，我也加入了爱好者的行列，并且很想听评书对隋唐好汉的说法。在听到相关书目前，我看到书店有售根据评书老艺人陈荫荣先生口述整理的《兴唐传》套书分册，赶紧买了先睹为快。陈先生称：“唐朝开国以前一共有十六杰，李元霸是头一杰。这十六杰是依什么来论的呢？不是依文韬武略和马上步下工夫，而是依猛勇和臂力而论。这样论起来，十六杰的次序是：李元霸、裴元庆、宇文成都、雄阔海、伍天锡、程咬金、翟让、罗成、秦琼、单雄信、王君可、魏文通、伍云召、王伯当、尚师徒、卢天成。若论谋略和武艺，

秦琼、罗成当然应该排在前边。”个人觉得，这种说法也讲得通，只是与苏州评话相比，合理性方面要逊色些。

自己有了半导体收音机后，我听的书更多了，兴趣也不局限于隋唐好汉。到高中时，光《三国》，我就听了唐耿良、张国良等先生说的苏州评话，单田芳、袁阔成等先生说的北方评书，于是越发佩服苏州评话演员破解疑团的水平。为何仍派他去守华容道？对此，小说中诸葛亮对刘备说：“亮夜观天象，操贼未合身亡。留这人情，教云长做了，亦是美事。”袁先生认为，这是诸葛亮在找“下台阶”。单先生未提及此话，也没多作解释。而唐先生解释道：“如果曹操一死，势必造成中原空虚。刘备羽毛未丰，不可能去取中原，而江东却有这个实力。假如孙权、周瑜取得了北方，力量对比于刘备大大不利……诸葛亮权衡利弊得失，觉得放曹比擒曹更为有利……关羽过去对诸葛亮口服心不服，通过这件事，诸葛亮又收服了关羽。”这些说法孰高孰下，还是显而易见的。

进入新世纪，新媒体发展迅猛，使听客听书、琢磨书情、交流意见格外方便。有一天，我在网上看到，有人发文称：“看沈东山访谈，提及听老先生说，苏州评话《三国》是在清末，从扬州评话艺人那里买来的。买来的主要是核心段落‘三把火’，然后再补充其他内容。”对扬州评话《三国》的兴趣一下子被激发，我迫切想知道，扬州评话是怎么解释诸葛亮派关羽守华容道的？之前，我听过扬州评话《武松》《皮五辣子》等，却没怎么听过《三国》。

于是，我开始搜寻扬州评话名家康重华先生的《火烧赤壁》。相关音频

不太容易找到，我先在网上旧书店买了根据康先生口述整理的《火烧赤壁》一书。一拿到书就翻阅起来，马上看到了康先生借诸葛亮之口所作的解释：“主公如在华容道将曹操杀掉，那一来江东孙权、周瑜再无后顾之忧，格外要把心摆在我们君臣身上了。再说曹丕及曹操的爪牙全在都城，他们如得到曹操被杀消息，必将赤壁之仇记在主公账上，到那时主公两面受敌，不要说立足荆襄、西取巴州，就连这夏口弹丸之地，也难以立足了。依亮愚见，倒不如让君侯到华容小道去放曹操……”与唐耿良先生的解释如出一辙。

那么，苏州评话是否抄了扬州评话这段书？多年的听书经历使我更理性，不会像“脑残粉”一样轻易下结论。经过一番资料查寻，我看到唐先生曾回忆道：“1951年，我参加评弹团，在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，剔除了书中的宿命论及迷信细节，并作了一些整理加工，例如华容道关羽放曹节……有点像西安事变时，放蒋比杀蒋更有利于抗日民族战争的大局。”我还看到康版《火烧赤壁》的整理者张棣华曾回忆道：“（康重华）告诉我，在他的祖父、父亲说这段书时，基本上都是依照《三国演义》的路子。后来，他有一次读到‘西安事变’的材料，受到启发，觉得当初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，很似当年诸葛亮说服刘备释放曹操。”应该说，唐、康两位先生是共同受到“西安事变”的启发，不约而同地进行了类似的修改。

苏州评话吸引我成为这一曲种的粉丝，同时又阻止我成为“脑残粉”，听书收获之大莫过于此。我一直深信，传统艺术生生不息地走到今天，是因为它本身包含了非常活的基因，今人要继承并发扬的，也正是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吧。

笔会

仿古山水册

（国画）

董其昌



选自“孙煜峰家族捐赠上海博物馆‘弘一斋’书画精品展”。此册系董其昌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六十三岁时专门为弟子王时敏（1592-1680，字逊之）所作。图经王时敏八子王掇收藏，为王氏家传宝物。后经清内府收藏。归孙煜峰宝藏时，沈浏知于癸巳（1953）冬日为其题跋。

陆机入洛

张宪光

怜莼菜下盐豉，肯与葡萄压酒浆。”可是关于这句话的妙处，也有些不同的理解，“未下”二字有人以为当作“未下”，是秣下，秣陵的简称，这种说法大概是不了解“莼羹”的做法所致。《齐民要术》卷八载有“食脍鱼莼羹”，或系《食经》旧文，记述莼羹的做法十分详细，可以知道莼菜羹的确要把握好“下盐豉”的时机。倘作地名解，则拘而不通，陆机答语的机锋、味道全没了，——吴盐虽好，可是豉豆有什么可夸耀的呢？而且正如余嘉锡所说，把秣陵转称“秣下”或“未下”，他书亦未见其例。

像这样拿羊酪来秀一下优越感，还算好的，陆机的回答也够机敏，只是缺了一点幽默感，像个紧张的刺猬。有一次，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欲羞辱陆机：“陆逊、陆抗是君何物？”陆机不客气地回击道：“如卿于卢毓、卢垺。”陆云听了大惊失色，出门之后对他的哥哥说：“何至如此，彼容不相知也？”陆机正色曰：“我父、祖名播海内，宁有不知，鬼子敢尔！”二陆优劣，由此而定。在谢安看来，自然陆机是优的一方，而未人叶梦得则以为陆云优，原因是陆机不能忍辱，总想在言辞上占上风，最终受到卢志的谗毁，落得一个兄弟俱倾的结局。从魏晋风流的角度来说，谢安的话更靠谱；从明哲保身的角度来说，叶氏的话可谓洞明世故。陆机的回答，锋芒相对，太拘守礼法了，缺少一种幽默的精神，不

知道拿别人的家讳开玩笑是当时的一个风气，连钟会、司马氏兄弟亦未能免俗。而且这次对话的焦点，也许还不是拿对方祖、父的名讳开玩笑，而是“鬼子”二字。据刘孝标注及《搜神记》，时人皆以为大名鼎鼎的范阳卢氏是鬼女后人，这大概触犯了其家族忌讳，为陆机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
陆机是六朝文学的开山之一，不过在洛阳也是一个落伍者。他早年与陆云的赠答诗，多为四言，对五言诗还不是很在行。我估计回乡闭门读书的那些年，他可能对五言诗下过不小的功夫，集中拟作不少。写得最好的，要数《赴洛道中二首》，文辞是雕琢了些，好用排偶，感情却是真挚的，已经有些自家的面目了。他的文比诗写得好，可是从中间也可以看出他落伍正在流行的那套玄学把戏缺少了解。元康八年（298），陆机转著作郎，在秘阁中见到了曹操的遗令，悲情不能自己，于是写下了著名的《吊魏武帝文》。他一方面感叹曹操这样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免不了一死，死前还啰哩啰嗦，说些卖履分香之类的琐事，另一方面又指责曹魏“系情累于外物，留曲念于闺房”，以至于“贻尘谤于后王”。换个角度看，曹操临终之际还想着死后能不能初一、十五欣赏到乐伎的歌舞，悲戚感地抱着小女儿，对几个年长的儿子托付最小的儿子，实在是人之常情。曹操一生叱咤风云，但他也是个普通人，也有悲哀，也和我们一起贪恋人生的乐趣。罗隐诗云：“英雄

亦到分香处，能共常人较几多。”比陆机的指责要通达得多。陆机的小不事书，大概还是在借这件事儿来抒发他家族衰微的隐痛吧。如果他知道王戎夜子时说的那句话，大概就不会这样愤懑了：“圣人忘情，最下不及情；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。”当时的易学大师王弼曾指出，圣人亦有情，只是他能以性制情，不沉浸在悲哀里，不受累于外物。而曹操不仅不是圣人，还有不少缺点，这样赤裸裸地在遗令中剖露心声，是很罕见的，比起那些把自己打扮得高大上的矫情君王，不知要可爱上多少倍。

史载陆机“天才秀逸，辞藻华丽”，有“陆海潘江”之目，但他同时又喜欢奔走权贵之门，与贾谧交善，以此获讥。莫非当初离家时的不舍与悲哀，都是装装样子不成？陆机实在是一个矛盾的人。他对生命的脆弱与短暂有着强烈的认识，只要读一读他的那些挽歌就可以知道了，但又“负其才望，而志匡世难”，想要在乱世中有所作为。但彼一时，此一时，昔年陆逊、陆抗能够成就功业，是因为孙权 and 陆氏君臣一体，视为腹心，上下同力；如今陆机手握重兵不假，却小人在旁，又不能当机立断，且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凶险，实在有些奇怪。他的老乡顾荣、戴若思都劝他归吴，亦不肯听从。陆机被杀的那天，参军王彰有句话道出了陆氏蒙难的关键：“（陆）机误人，殿下用之太过，北土旧族皆疾之耳。”嫉妒他的，不仅有跟他结下梁子的卢志，还有同为“二十四友”的牵秀，还有小舅门孟玖。十余年过去了，滞留北方的陆机依然未能改善和北人的关系，只留下无奈的感叹：“华亭鹤唳，岂可复闻乎？”河桥之败，陆机“释戎服，著白纶”，神色自若，从容赴死，倒是着实演绎了一把魏晋风度。

据说陆机兄弟早年隐居的华亭谷，有清泉茂林，不知如今风景如何？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